

尚書注疏

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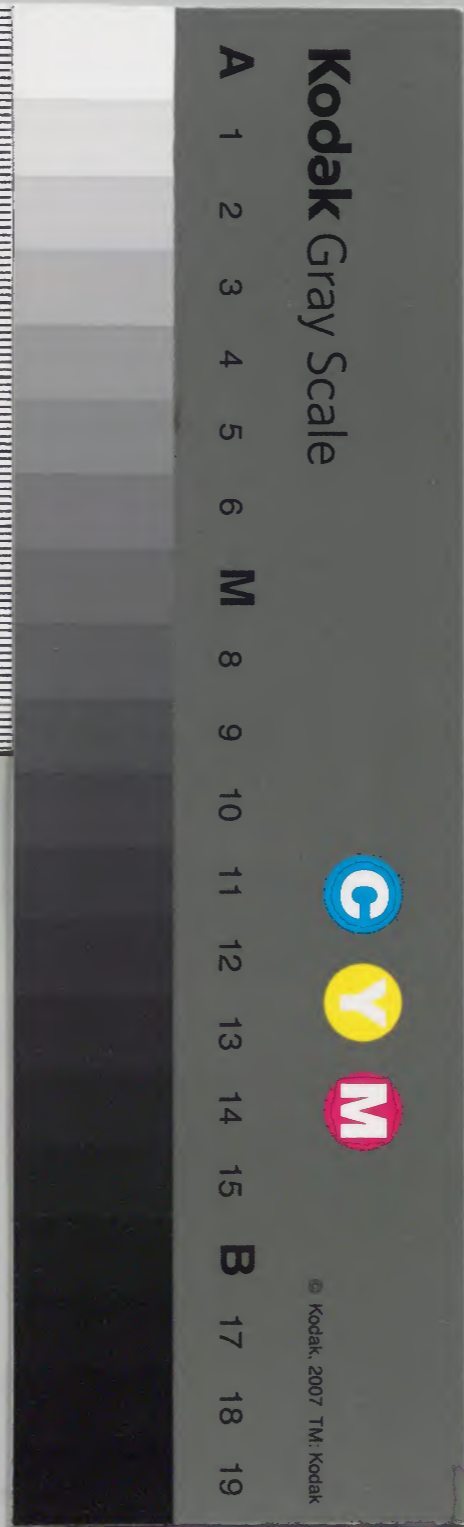
116
合5
37

漢書門			
六	一	三	九
一	五	三	九
一	二	五	冊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六	一	三	九
一	二	五	冊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39	
冊數	125 (15)		
函號	276	17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39	
冊數	125 (16)		
函號	276	17	



尚書注疏

尚書注疏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九	別	漢
冊	號	函	書
			門
			類

汲古閣本十三經正義
合九十九冊

不許帶出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淺草文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傳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

崩三字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傳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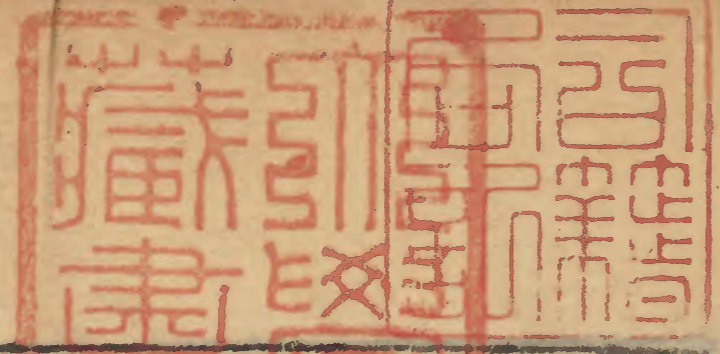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傳

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



尚書

卷第十九

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
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
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
鄭于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
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
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傳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

北面皆布乘黃朱 **傳**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實 **傳** 乘音繩證 **實**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傳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

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贄也 **傳** 壤如丈夫見賢遍反下同蕃

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傳** 諸侯拜送幣而首

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忍反 **傳** 盡子 **傳** 王出至答拜 **傳** 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

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

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

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

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

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

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

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

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典知立庭中南面也。○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眾眾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阜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賓諸至奠贊。○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過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眾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

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主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

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敬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傳**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

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姜羊久反惟新馬云首也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傳**惟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

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註及下同施以豉反**今王敬**

之哉**傳**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

有之教命○壤音怪**傳**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

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

尚書卷之六 洪武

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
 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
 命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
 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
 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
 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言文至所起。正義
 曰美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姜道也文王所憂
 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
 土故也。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
 大事在於強兵故命張大六師之眾高德之祖謂文
 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
 有及之故曰寡有也。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
 與顧命差異敘歐陽。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背
 大小夏侯同為顧命。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

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

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

美不務咎惡底至齊

絕句馬讀信用昭明于天下

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

履反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言文武既

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

治王家熊音雄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

君聖臣良用受直端之命於上天大天用

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

至反王于況反乃

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

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

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傳言雖汝身在外之為

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

此督諸侯督丁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

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王若至子羞正義曰

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

順其戒呼而告之曰眾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

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

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

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

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

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侯者

樹之以為藩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

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

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

雖汝身在外土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

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於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觀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屬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羣公既皆聽命相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羣公既皆聽命相

揖趨出傳已聽誥命趨出罷還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傳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

反。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傳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傳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

護。別彼作畢命

畢命傳言畢公見命之書傳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命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

命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

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

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

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

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

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傳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

日庚午臚臚普忽反徐芳尾反又芳憤反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傳於臚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

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鎬朝直遙反以成周之眾命

畢公保釐東郊傳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

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作治政則依字讀令力呈反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臚然而明也於臚後三日壬申王早

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眾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

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

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

得以下之辭安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
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
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
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
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傳王順其事歎告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

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音大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惟殷頑

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音毖

近如字又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附近之近寧傳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

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

世度待洛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舊作待路反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

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上時掌反惟公懋德克勤

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傳言公勉行

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音懋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

拱仰成音茂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

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仰如字徐五

亮音茂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

反音茂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

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

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敎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

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

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田

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

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

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

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王順至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大師故王

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

使代君陳也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

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

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言殷至

白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

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

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

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

尚書疏

卷之六

洪古

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
 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
 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
 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
 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
 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
 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
 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傳今我
 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
 不敢枉公往治。治直。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傳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
 丁但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傳其不循教道
 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
 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辭。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傳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
 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守徐始救。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傳政以
 反重直用反。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
 子所不好。報反。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

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覆芳王曰至念哉○

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

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

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

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

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

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

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

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

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

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言當至善聲○正義曰

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庶惡也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

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

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賜其善聲
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
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
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
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
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
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
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
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
勸勉為善者○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
之境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
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
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
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
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
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
四海安矣○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

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

傳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

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

鮮息淺反悖布內

反**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傳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敝步寐反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

傳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

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音戶**驕淫矜**

倭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傳言殷眾士驕恣

過制矜其所以自倭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

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

倭音苦瓜反

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艷反**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傳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

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

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傳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

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

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

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

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

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

始或反浸子鳩反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

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

之名以聞於後世為于偽反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傳言

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

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

事無敢輕之少詩照反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疏我

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

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

者實悖亂天道故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
 共同一流此殷之眾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
 已久矣夫枯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節其服美
 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
 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恆防閑之惟大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
 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
 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
 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
 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
 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
 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
 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
 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
 為居寵日久枯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
 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
 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勝人也○**傳**言

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
 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
 故怨猶在在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
 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
 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傳**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
 王名

滿君牙或
 作君惟

作君牙**傳**君牙臣名

君牙**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傳**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

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

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

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

反陷陷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

沒之陷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

其策書作君牙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

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

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

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今命爾子翼

是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

委任音旅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

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

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

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

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傳易以

至乃寧傳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

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

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

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

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

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

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足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為我輔翼當如

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如

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

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

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赴赴武夫公侯

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

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

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

雨以見之互相備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

明丕承哉武王烈傳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

後人咸以正罔缺傳文王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

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傳○缺苦爾惟敬明乃訓用

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

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疏鳴呼至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

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

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

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

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

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

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

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

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

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

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

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

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

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

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

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疏治直吏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

治功亦反辟必疏王若至有義正義曰王順而呼之

正官之法諸臣疏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

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

君之有治功汝

君王自謂也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傳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

中大夫○冏九永反字亦作冏長諸丈反作冏命

傳以冏見命名篇疏穆王至冏命○正義曰

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大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

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天以戎事為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傳順其事

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

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傳言常悚懼

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怵勅律反昔在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傳聰明視聽遠

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礙五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

傳

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

無不用中正之人

御如字一音禦從才用反註及下註侍從同

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傳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

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傳

言文武發號施

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

王若至成

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罔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人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且

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

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

紹先烈

傳

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

使能繼先王之功業

○繩市陵反俾必爾反

疏

惟予至先烈○正義曰王言惟

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言待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如此也

其教正羣僕無敢佞僞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更古○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

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便辟側媚反辟匹亦反徐扶○今予至吉士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欲其至佞僞○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川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

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

傳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

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傳**君之有德惟臣成之

君之無德惟臣諛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

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傳**汝無

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

上以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利口也本亦作思近附近之近道

也**傳**非人其吉惟貨其吉**傳**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

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瘵

厥官**傳**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瘵故頑反惟爾

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傳**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

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

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傳**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

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傳呂侯

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

天下○贖音蜀作呂刑

呂刑

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疏

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

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千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人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

尚書疏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及古蜀

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非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以夏刑為輕故祖而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

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滅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

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入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雅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

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

刑以詰四方

詩書疏

卷之七 二十四

及古

方之民 ○度待洛反註同馬如 **傳** 惟呂至四方 ○正
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 **傳** 義曰惟呂侯見命
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
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
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 言呂至揚
名 ○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
時王已享國百年也 曲禮云八十九曰耄是耄荒
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
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
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
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
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若不
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
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
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
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 **王曰若古**
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傳**

順古有遺訓言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

君號曰蚩尤 ○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 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 **傳**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

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 ○鴟尺

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究 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傳**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

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

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

傳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

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

而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劓魚器反刵徐如志越茲反椽竹角反黥其京反

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傳

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

差有直辭者言淫濫

○麗力馳反并必政反

民興胥漸泯泯

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傳

三苗之民潰於亂政起相

漸化泯泯為亂芬芬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

盟之約

○泯面忍反徐音民芬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服反徐數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

又於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

傳

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

刑發聞惟乃腥臭

○聞音問又如字註同腥音星行下孟反

皇帝哀矜庶

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傳

君帝帝

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

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皇帝皇宜作君字帝堯也遏於葛反

王曰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

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

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

不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

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刑截人耳劓截人鼻劓截人陰黥割人而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洙皆化為惡泯泯為亂芬芬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眾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
○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

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末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

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
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
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
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
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
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
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鳴梟貪殘之鳥
詩云為梟為鳴梟是鳴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鳴梟鈔
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鳴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
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
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前苗民繼之
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
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
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
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
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
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
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

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未又在制小臣堯
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少王深
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
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帝昭云三苗炎帝之
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
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
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
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苗民
為此刑也椽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
戒康叔云無或劓刑人即周世有劓刑之刑非苗民
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刑斷耳劓
截鼻椽謂椽破陰黥為羈縻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
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
多截之椽陰苦於去勢黥而甚於墨顓頊孔意或亦然
也○傳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
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
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芬芬擾攘之狀泯
泯為亂習為亂也芬芬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

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
 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
 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
 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
 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
 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
 堯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
 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
 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收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
 凶德故歷代**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傳**重即
 每被誅耳
 義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
 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

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重正龍反 黎力兮反
羣后之逮在下明

明棐常鰥寡無益**傳**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

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
○棐音匪又芳

鬼反鰥居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
帝堯詳問

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清問馬云清訊
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傳**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

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乃命至惟明

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
 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
 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

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
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
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
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
所也○**傳**重卽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
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
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
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位禍
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
昊天卽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卽羲
也黎卽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
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
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
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
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

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
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
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
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卽是民神不雜也地
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
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
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
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
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
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
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
爲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爲帝堯命羲和於孔
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
○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
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爲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
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
敢爲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
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
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
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傳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

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

也種音章用反殖承鄭主皆音慈馬云智
力反斷丁亂反下同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傳各成其

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祇德傳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梟

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

○祇止乃命至祇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

而反傳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

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

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

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

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

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

之非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

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

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

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

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
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
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
須重禮故先言之也。言伯夷道民使知禮
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
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
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
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
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
敬德行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
勤傳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
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棊彝傳天下皆勤立德故乃

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
反穆穆至棊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
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若
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
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
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
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
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
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天下至常
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
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眾必當盡能
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
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
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獄非訖于威惟訖
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與獄非訖于威惟訖

刑書卷之九 三十二 及古明

于富傳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

於富世治貨賂不行○賂來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

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

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

在於天下傳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

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賂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

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

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

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

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

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

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

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

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

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

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

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

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

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

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傳王曰嗟四方司政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

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為于偽反任而今爾何監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傳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

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其今

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

取滅亡麗力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傳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

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苗民任奪貨

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

罪謂誅之罔吉緣反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傳

官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

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

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

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

汝何所懲劓乎其所劓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

刑乎言當劓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

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

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

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

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

得不懲劓乎。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

臯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為治不使視臯陶而令視伯

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

刑亦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其今至滅亡。王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也○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為法苗民下禍誅之

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

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少詩照反長竹丈反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

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反一音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曰非終

惟終在人○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

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

絕句俾必爾反馬○傳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傳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

寧長久之道○傳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

夷為去苗民為戒既命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不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行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今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大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

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日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從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專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所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

尚書卷之九 卷之九 三十一 卷之九 三十一

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
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敬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吁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

以善用刑之道傳吁況于反馬傳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

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

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傳度待洛反註兩造

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象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傳造七報傳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傳核素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

罰出金贖罪傳應應對傳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

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及囚

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傳疵才斯反來馬本傳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

作求云有求請賅也傳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

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傳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孚有衆惟貌有稽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

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其嚴天威傳無簡核

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

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

相當傳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

也馬曰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劓辟

重九銖俗儒近是閱音悅額素黨反涅乃結反劓辟

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

百鍰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刑足曰荆倍

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

實其罪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傳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

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宮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傳別

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

賢遍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

反疏前呼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

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

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

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
 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
 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
 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
 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
 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
 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過
 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
 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
 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
 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
 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
 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安
 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可刑或
 皆可赦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
 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
 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
 威勿輕聽用刑也。○**○**在令至宜乎。○正義曰何度

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
 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
 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兩謂至之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
 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
 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
 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
 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
 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
 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
 其入五刑之辭也。○**○**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
 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
 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
 之。○**○**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
 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
 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
 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
 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

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
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不
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
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
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
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
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
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
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
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
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
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
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
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
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
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
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
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

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
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安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
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
以病所在惟出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
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
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
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
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
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
應刑矣得罰應罰矣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
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
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
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
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
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
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輪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
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
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

刑書疏 卷之九 四十一

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
 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
 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
 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與
 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以爲可
 赦未得卽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
 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卽周禮五
 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報然氣聽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
 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察其貌有所考合也。簡
 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
 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卽是無罪之人當赦之。簡
 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
 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
 刑其刻額截鼻刑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
 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

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合變
 色也。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
 工記云戈矛重三鈔馬融云鈔量名當與呂刑鍰同
 俗儒云鈔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
 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鈔十鈔爲鍰鍰
 重六兩太半兩鍰鈔似同。或有存行之者十鈔爲
 鍰二鍰四鈔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
 周禮謂鍰爲鈔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
 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
 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
 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
 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
 銅爲金爲鐵爾閔實其罪檢闕核實其所犯之罪使
 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旣罪疑而取贖疑罪
 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闕實其罪處其
 不相當故也。刑足至百鍰。正義曰釋詁云刑
 刑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說文云刑絕也是刑者斷絕
 之名故刑足曰刑贖則倍墨刑應倍劓而云倍差倍

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官六百錢知倍之
 又半之為五百錢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投猶少刑足
 重於截鼻所投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
 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官也○宮淫至之宜○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
 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豚去其
 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
 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
 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
 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
 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
 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
 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錢數以倍相加序五
 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死刑至制也○正義曰
 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罪為大辟經
 歷陳罰之錢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
 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
 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

相因○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一百三
 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
 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
 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
 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
 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
 二句以其二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
 字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
 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
 ○僭子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
 念反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
 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刑
 有權傳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

各有權宜 ○并必政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
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能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
理有要善 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

乃與獄官眾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
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

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
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

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一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
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
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
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
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
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

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
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
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
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

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
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
賊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

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為輕贖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
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
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
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

其說故今不從。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

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察辭于差非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

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威庶中正。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

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

丁浪。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

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

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

劾亥代反玉。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

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疏。罰懲至兩刑

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劓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辨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

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處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卽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

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伏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中尚書省也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吹下之上故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瘡于單辭傳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

尚書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息亮反助也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

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

民治治直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

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傳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

以眾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當長

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天道罰不中令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

不中將亦罰之令力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

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

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

上天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

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

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

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

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

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眾人見被

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

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守

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眾民無有善政在

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

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傲之正義曰此等

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
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禱廟是日
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
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
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
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
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
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
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
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
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
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
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
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
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
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
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

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
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
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
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
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
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
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
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
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
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
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
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王曰嗚呼嗣
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傳**嗣孫諸

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常立德
 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傳言智人惟用刑
 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
 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音屬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傳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
 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傳王曰至祥刑。正義
 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
 所監視非常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并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

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
 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
 土之君受王之善眾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
 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
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
 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
 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
 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
 者以人所常行惟有
 五事知是五常也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in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bleed-through or a secondary column of commentary.]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于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秬音巨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作文侯之

命傳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

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為侯伯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

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卽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裸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

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乎。王錫命焉。○**傳**平王命為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

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

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傳大明乎文王武

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

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居惟以是故上天集成

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王于況反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傳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

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

懷在位傳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王者至在位正義

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

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

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

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

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

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

左右明事其君若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

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

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

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觀禮說天

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前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傳歎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如字。

又音與愆去虔反墮杜回反隕于敏反。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即

傳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戎傷我國家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見反。既我御事罔或者壽。

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傳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

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疏

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

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犬愆謂幽王為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生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

傳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

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傳**重稱

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之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進孝于前文人**傳**言汝

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

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若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

為孝

○辟扶亦反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傳戰功且

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

戎汝功我所善之

○扞下旦反註同

傳

曰惟至予嘉。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

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

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救周之國汝功為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義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常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持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已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

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為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常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下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王**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傳**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傳**令力呈反**周賚爾秬鬯一卣****傳**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自中罇也當以

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力代反音酉形弓一

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徒冬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以功大小為度○音恭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

荒寧○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

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

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戶革反王曰至順德

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

汝眾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歸

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秬弓一秬

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

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

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

也○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

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香之酒以鬯酒鄭眾云

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

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

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

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

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賜之可知也。自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壘為下。自居中。郭璞曰在壘彝之間。卽儀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羊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自者未祭則盛於自。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自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鬯之賜當備告宗廟。此傳惟言告於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彤**赤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代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正孤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孤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唐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六。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形弓。茲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形

茲於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比傳及毛傳皆云形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馬**供至為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父**往至相安。○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

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傳始封之國居曲阜伯禽魯侯名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傳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

開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關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音祕

費誓傳費魯東郊之地名魯侯至費誓

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關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徐戎至不開○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費魯至地名○正義曰甘誓收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合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

侯帥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戶瓜反監 **徂茲淮夷徐戎並與** **傳** 今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教故

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款乃甲冑敵乃干

無敢不弔 **傳** 言當善簡汝甲鏡冑兜鍪施汝楯紛無

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傳** 的鏡苦代反兜丁侯反鍪音

矛楯常準反又音允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傳**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

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傳** 鍛丁亂反礪力 **傳** 公曰至不

日魯侯將征徐戎召集上眾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

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為寇故也汝等善簡汝之

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

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

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 **傳** 伯禽

至誓命 **傳**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

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為方伯監七

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

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

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

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

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

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

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案下句令填塞坑竅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

言也 **傳** 今往至出之 **傳**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

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

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

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
夷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
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
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
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
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一年古老猶在及見
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
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世本云紂作甲朱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
云胄兜鑿也兜鑿首鏡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來
始有鏡兜鑿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鏡
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胄爲
有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
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于是楯也敵乃于必
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
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也云
敵猶繫也上肅云敵楯常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
說也乎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

猶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
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
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者
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
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
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

傳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牛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

也○**牯**工
毒反
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

常刑**傳**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

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

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斂獲華化反徐戶巽

反檻戶減反窳珍粟反
傳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
畜許六反又丑六反
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

欲大放舍牯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獲
塞汝陷獸之窞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害人_之常刑_○禮_○今軍至放牧_○正
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記五者
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按人掌_○馬之
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
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
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
馬為牯牛馬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牯
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
既言牛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
謂傷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牯為桎牯之
牯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_○禮_○獲捕至常刑
_○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穿獲皆
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
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
獲亦設於窞中但窞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窒斂之

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
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
槍作坑窞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上庸
云杜閑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穿地
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
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窞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
也_○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_○傳_○馬牛其有風佚
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
臣女曰妾_○逋布吳_○祗復之我商賚汝_○傳_○眾人其有
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
汝_○商如字徐音章賚力_○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_○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傳○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_○攘如
羊反

行書苑
卷之二十一
十二
及古

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

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人音垣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

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

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

糗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

刑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總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

峙其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

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音貞徐

工榦反築陟六反音因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峙其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

一也然亦非殺汝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芻初俱馬牛至大

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

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

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

者汝則有常刑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

左傳云惟有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

音左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
 佚遠去也通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
 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
 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
 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
 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
 軍故云臣妾通逃也○皆當至死刑○正義曰時
 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時鄭眾云糗糒熬穀也謂熬米麥
 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糒熬穀也謂熬米麥
 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
 皆當儲時汝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
 謂糧儲少不及眾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
 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摠
 諸至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
 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時具楨榦為道近故也時具
 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
 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

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上者三郊三遂
 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
 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
 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
 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
 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
 眾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
 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
 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
 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
 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
 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
 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
 令留守不令時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
 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
 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闢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
 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

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
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
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
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
也○**傳**時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
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
少故云無敢不逮植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敢不
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
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
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
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
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
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橐不殺之周禮司
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橐鄭玄云奴
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輪於罪隸春
人橐人之官也然不供植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
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芻茭○止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

傳遣三帥帥師往伐之

○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色類反下註同

晉襄公帥師敗諸峭

傳峭晉嬰

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

○峭戶交反塞悉代反假

上下

還歸作秦誓

傳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

誓

秦誓

傳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傳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峭山囚其三帥後晉舍

尚書疏

卷之二十五

及古

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
史錄其誓辭作秦誓。○○遣三至伐之。○正義
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
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
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
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
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
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穀在弘
農瀋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
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
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
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
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
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
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
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綬經夏四月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
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
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
師依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
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
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
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
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
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
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
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
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
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

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警告汝

羣言之首傳眾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

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傳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

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反下同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

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

無所益又反復扶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

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警告汝眾

言之首誥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

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

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

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往之

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

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

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

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

中言之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

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

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

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

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為于偽反下為我

謀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傳惟指今事為我所謀

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

敗傳惟古至為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

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

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蓋謂杞子之

國內亦當雖則云然尚欲詢茲黃髮則罔所

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

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傳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眾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

人而用之音波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乞

乞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乞許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昧我思之傳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想

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才節

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論音辨徐敷連反又甫與
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易羊反
反味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
音妹

有容傳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

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

任之○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

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雖則至不欲○正

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

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

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乞乞

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

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至

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

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

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獨無他技

藝而將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

君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

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

巧之善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為辨佞之言使君子

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

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謂故有

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

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

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

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伎藝休

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
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
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
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
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
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

者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
至也是人必能容之

亦職有利哉

主有利哉言能興國

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
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民
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
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

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

鳥路反背音佩壅

亦曰殆哉

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

行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
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
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
也。見人至上通。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
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
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
之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曰由一人傳 枕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

危曰由所任不容賢○枕五骨反隍五 邦之榮懷亦

尚一人之慶傳 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

前過之意疏 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

由所任一人之不安否邦之枕隍危而不安曰

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

公自誓將改前

過用賢人者也

皇朝崇禎五年歲在己酉
歙縣縣志卷之二十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116
合5
37

皇清
國朝
書藏